

目 录 学

教学参考材料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80年8月

说 明

本书是为本系本科生与函授生学习“目录学”课程而编制的。

由于时间匆忙,选录的资料不一定恰当与完备。我们准备听取意见,再作编选与补充,使之更切合实用。

目录学教学小组

1980年8月

目 次

目录与目录学	汪辟疆 (1)
目录学	姚名达 (12)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余嘉锡 (16)
“目录学” 词条 (1977年版《美国百科全 书》)	(30)
“目录学” 词条 (1977年版《英国百科全 书》)	(43)
“目录学” 词条 (1970年版《苏联大百科 全书》)	(58)
目录学对象浅探	朱天俊 (63)
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商榷	王煦华 (75)
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彭斐章 谢灼华 (83)
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	袁翰青 (90)
谈“计量书目学”	马龙壁 (109)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 (113)
书评 (尼·亚·鲁巴金编《书林概述》)	列宁 (116)
卡尔·马克思 (传记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节选)	列宁 (120)
人民委员会关于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的书目事业交由教育人民委	

员部主管的法令	(135)
列宁与书目	尼·基·托洛卡乔夫 (137)
论列宁和书目的关系	H·B·兹多布诺夫 (150)
学习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纪念 伟大列宁诞辰九十周年	彭斐章 (175)
对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的初 步研究	朱天俊 (183)
目录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П·H·别尔科夫 (199)
鲁迅先生与目录工作	徐恭时 (224)
期刊论文的著录方法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书目参考组 (231)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概述	林德海 (239)
关于文献目录著录标准格式问题	黄俊贵 (263)
联合目录工作的成就及其展望	邓衍林 (275)
我国联合目录事业的发展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 (301)
我国联合目录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待解决的 问题	彭鹏 (313)
国外联合目录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彭鹏 (322)
编制全国物理学西文图书联合目录的情况 和体会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联合目录组 (329)
编制全国地质学西文图书联合目录的方法	潘文坤 (335)
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	北京图书馆 (341)

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	··· (346)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阅读书目	····· (359)
郑振铎著作目录	····· (368)

大力积累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工作服务	····· 蒋完奎 (378)
对编制专题书目索引的意见	····· 赵继生 (389)
推荐书目的编制和使用	····· 朱天俊 (398)
新颖的《科学引文索引》	····· 沈中和 (406)

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

影响	····· 王重民 (412)
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	····· 朱天俊 (436)
论《四库全书总目》	····· 王重民 (449)
论章学诚的目录学	····· 王重民 (482)

目录与目录学

汪辟疆

欲治目录之学，不可不先明目录学之界义；古今人言目录学之界义，亦有数说；其

（一）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古人著书，必有标目，随事立义，则括一篇之旨；因篇命题，则摘篇首之字^①一书之内，必区分若干篇目，而一书之旨趣乃具。此一书内之目录也。郑氏之“三礼目录”是也。^②书籍既繁，名目益滋，后人乃为之纲纪之，汇集群籍之名为一编，而标题其书之作者篇卷。或以书之性质为次，或以书之体制为次，要皆但记书名；而于其书中之旨趣，不复详加论列。此群书之目录也。刘歆之“七略”是已。后世目录，导源于此。踵事而兴，则进而商榷其体例，改进其部次者，乃得谓之目录之学。故目录之学，乃为纲纪群籍，簿属甲乙，取便寻检而设，非有其他深微含义也。

① “庄子”“内篇”之“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篇，则括一篇之旨也；其“外篇”如“秋水”“马蹄”等篇，则摘篇首之字也。“论语”“孟子”篇名皆同。

② “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梁有，陶宏景注，亡。”垣按“三礼目录”，皆“三礼”篇目，释解要义。且于末必云：“此于‘刘向别录’属某门。”如“曲礼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明堂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险阳记’”。“乐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观于此，虽仅释“三礼目录”，然必注明属于“刘向别录”者，则渊源又可见矣。

其

(二) 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目录不廛为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而设，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学术、与夫一家一书之宗旨，而后乃可以部次类居，无凌乱失纪杂而寡要之弊。如是则书虽不传，而后人览其目录，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之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难考索而得。观于汉时刘向刘歆父子世业，阅年二纪，而始成“别录”“七略”之作。^①迄今书虽不传，即就班氏“艺文志”删存其要者求之，钩元提要，往往一二语即洞明流变，有不待详说而罄然者；非其人之博通古今学术，而又审辨乎源流得失者，则有一书之旨，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则信乎目录学之可贵也。果如前说，但视目录学之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乃掌故令吏之所优为，而决非目录学者之所有事也。其

(三) 目录学者，鉴别旧槧讐校异同之学也。纲纪典籍，本重校讐；而校讐之事，则必广征众本，互勘异同。^②古今目录之书，罔不重视，观于班氏“艺文志”“六艺略”，于

① “汉书”“成帝纪”：“河平三年，秋，八月，刘向校中秘书”。又“楚元王传”：“向子歆同受诏讲六艺，传记，诸子，赋诗，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垣按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二年，哀帝即位。诏刘歆典“五经”。歆于翌年之建平元年，更名秀，上“山海经表”，即用秀名；同年以“移书让太常博士”，触大司空师丹之怒，于秋被策免，而歆自当以忤执政惧诛，先丹出守于外。然则歆奏“七略”，当在哀帝建平元年之春夏间矣。计河平三年乙未，经建平元年乙卯，前后共二十一年。故应劭“风俗通”，有“刘向为孝成典校书籍二十余年”之语。惟应劭合向歆父子校书之年岁通计，而不及歆。此亦以其父子世业，约略言之耳，实则刘向校书中秘，不过十九年；刘歆继向而典五经，前后不过二年。连向歆父子校书之年岁共计之，方逾二十一年耳。

② “文选”“魏都赋”，“仇校篆籀”句，李善“注”引“风俗通”曰：“案‘刘向别录’，仇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仇也。”盖所谓校仇者，直欲使书之脱误，从而正之耳。后世校仇，即本于此。

“易”类著录“古杂”八十篇，尚书类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类”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类”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类”著录“论语古”三十一篇，“孝经类”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汉时诸经，本有古今文之不同，（汉时所谓古文今文其始不过古今文字之各异亦犹今之古本书与今本书耳）然必详加著录，不厌重出者；非如此则异同得失，无所折衷。即如刘向校书中秘，每一书竟，表上辄言广稽众本；有所谓中书者，有所谓外书者，有所谓太常太史书（史有误作夫）者，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者。夫中书与太常太史书，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书臣某书，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刘向必广求诸本，互资比较，乃得讎正一书，则旧本异本之重视，盖可知矣。今欲为目录之学，必当标举异书旧槧，以便互勘异同，^①则目录乃可宝贵；然非洞悉刊刻源流博闻淹洽之彦，固不足以语此。故百宋千元，详加著录者，非必其人之标新眩异，一再传后，寢失其方，乃治目录学之正轨也。

其

（四）目录学者，提要鉤元，治学涉径之学也。学术万端，诂能徧识？亡书轶籍，无补观摩。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其途径，分别其后先，使学者得此一编，而后从事于四部之书，不难识其指归，辨其缓急。此目录学之本旨也。昔郡斋作志，颜以读书；振孙著录，名曰“解题”。发郢刮蒙，由来已旧。晚近所传，如龙起瑞之“经籍举要”，张广雅之“书

^① 近世阮文达校十三经，有所谓单经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谢塘之校“孙卿子”，有所谓影抄大字本，宋本，元刻纂图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钟人杰本。校勘家最重旧槧旧抄，故清代如卢文弨，顾广圻，秦恩复，黄丕烈诸公，罔不重视。其本此旨趣，以编目录者，遂多以宋槧元钞，而侈其收藏之富矣。

目答问”，或指示其内容，或详注其板本；其目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蒙者，为用至宏。肩斯任者，然非殚见洽闻疏通致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故提要鉤元之目录，乃最切实用之目录。而其所以研究此种目录之类分部次与夫取舍得失者，乃目录学也。

综上四说，前人多有遵循其界义，以治目录之学者矣。今吾人欲从事研究，果何所适从乎？曰：此不可不辨也。夫水必有源，其流则歧；学必有本，因时则变。“刘略”“班志”，目录学之起源；亦即目录学之正轨也。顾后世之言目录者，罔不异源于此，而衍之为数派焉：有目录家之目录。有史家之目录。有藏书家之目录。有读书家之目录。目录之为用不同，故界义亦因之而各异。彼夫但记书名，略存篇卷作者，而为之整齐其类例，详审其出入，因时损益，无泥于前规，本书立论，无取乎偏激。不标辨章道术之旨，自能神其絀绎寸心之用，如“汉志”删存“刘略”，厘定类例，而书名之排比整齐，卷篇之记述详尽，俾后人展卷了然，检寻自易。此目录家之目录也。立论必探其源，择言必准诸史；是非同异，具存于叙论；渊源授受，分疏于书名，如“汉志”“总序”之折衷孔子，“诸子略”分论，推言某家出于古之某官，其流为某家之学；与夫书名下略注授受，如“胡非子”下注云：墨翟弟子。“蔡公”下注云：事周王孙之类。分疏虽只数语，而书中旨意，与其学派之所出，略可考见。其可与史传互参，或书或不书，要能与史互为表里。如是则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本史家志艺文之天职；溺其职者，则非良史。此史家之目录也。若夫鉴别旧槧，考订异同，“汉志”虽启其先，后人踵其制作。故编纂目录，于其书之为宋为元，或批或校，寻行数墨，皆待注明。甚则收藏之图记，

题记之年月，分行标记，纤悉靡遗，徒供鉴赏之资，兼侈收藏之富。追求本旨，非不云广求旧本，取便校讎，实则于其书之宗旨，不遑辨别，徒以典籍为玩好之具；洪亮吉尝目此为赏鉴家，列之五类之末者是已。^①是为藏书家之目录。自“班志”分疏大旨于书名之下，而后世“解题”“提要”之作遂多。唐宋以后勒为专书者，如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每书之下，详加考证。或述作者之略历，或陈书中之要旨，或明学派之渊源，或定纠纷之异说。他如篇章之真伪，析理之纯驳，亦必反复证明。使承学之士，得所绳准。洵为目录学之鉅制矣。然其奋臆见之私，抒悻愤之语，恣乖隔而违大道，如清“四库总目提要”之踵例成书者，亦未能免。然体例足以成家法也。是为读书家之目录。其他名目虽多，语其大体，要不外是四者而已。

准此以谭，则目录之界义，可得而论定矣。如第一说之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第二说之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第三说之主张鉴别旧槧校讎异同者，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第四说之主张提要鉤元治学涉径者，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四者之中，

^① 洪亮吉“北江诗话”曰：“藏书家有数等：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为考订家；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为校仇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主事丕烈，邹镇鲍处士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南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

惟藏书家之注重板本，^①读书家之重视提要，其体则出于后起，其用则主于一偏，著录虽多，要无当于目录之学。其亟待研讨而说最纷呶者，则史家之目录与目录家之目录是已。

主史家之目录者曰：刘向司籍，乃别九流；孟坚作志，折衷学术。此目录学之可贵也。后人不晓刘班著录之旨，以为簿录甲乙，但记书名；类例不分，源流莫辨，猥杂烦琐，陈陈相因；而无关宏旨之目录，滥厕著作之林。本此以志艺文，则如刘子玄所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者，^②信非苛论也。唐宋诸儒，多有追溯源流明其本旨，而思有以易之。其能详加商榷，论断明允者，如“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

① 自唐末刊行书籍以后，至宋而大盛，雕槧亦日精，后世藏书家，遂有宝视旧刻，鄙夷新槧者。其始著录于私家目录者，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陆载旧监本，秘阁本，杭本，旧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严州本，湖北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丽本，而南宋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载。则其轻视通常习见之本可知。嗣后如明嘉靖间晃槩之“宝文堂书目”，虽所收不能尽属古本，而每书下，间为注明某刻，亦未尝不显存区别。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零篇断叶，宝若球琳。叶焕彬氏所谓宋元本书，已成为汉石柴窑者，洵不诬矣。其嗜好成癖，若嘉靖中朱大韶以美婢易放翁须溪迭山所评之宋本袁宏“后汉纪”，（“逊志堂杂钞”云：婢临行时，题诗于壁曰：无端酷爱出深闺，独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见诗惋惜，未几捐馆。）事似风雅，然佞宋之癖，有不可理喻者矣。

② “史通”“书志篇”曰：“伏羲以降，文籍始备；建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氏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续汉’以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郢下文儒之士，仇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于宋生之矣！”垣按刘子玄以为史法当主断代，故极推班氏；最不取通代为书。而班氏书中之“艺文志”“古今人表”；通数代以成篇，故讥弹不遗余力。其主张凡撰志者，必除此篇者，其言虽有鉴微之功，实蹈惩噎之弊。要不足为定论也，子玄虽发此论，厥后宋“崇文”“秘省”诸目，仍登往籍。迄清初撰定“明史”，始取黄虞稷氏之书，删要而为一朝之簿录。子玄所论，始见推行；而“汉志”“隋志”之旨微矣。

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之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①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细翫“隋志”所言，则知推寻事迹，各陈作者所由，在孔子删“书”韩毛序“诗”以前，早有斯例。向歆箸录，疑出于此。一也。目录为典籍之纲纪；贵在剖析条流，各有其部。二也。后世目录，但记书名，不能辨其学术之流别。深识之士，所由病繁芜，惩因仍而思改作。三也。然“隋志”所言，尚在推究本源，明其旨趣，以商榷之态度，明目录学之标准；而目录学为薄属甲乙取便检寻之说，不足信矣。嗣后如宋之郑渔仲氏作“通志”，②于所著之“校雠略”中，乃祖述“隋志”之言，更进而剧论之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

① “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序‘书’，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又“三代世表”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是孔子序言，已见于“史记”矣。韩诗虽亡，旧亦有序。“水经注”“江水篇”，引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此韩序周南诗也。王应麟“诗考”引“韩诗序”云：“‘关雎’，刺时也”。皆明云韩“序”，则韩“诗”有“序”甚明。至“毛诗序”则具存，惟郑玄“诗谱”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卫宏传’则谓宏作。其说不一。要之‘毛诗’，固有序也。今合书序及‘韩毛诗序’以观之，或序大旨，或序事实，其体必有所本。”“隋书”所谓推尊事迹，疑则古之制也。

② “四库提要”史部别史类：“‘通志’二百卷，曰：通史之例，肇自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归散佚；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郑樵负其淹博，乃细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篇。凡‘常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或繁或漏，亦复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軼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

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专门世守之业。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又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覩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又曰：“书之易亡者，由校讎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渔仲则以学术之盛衰，书籍之存逸，皆视目录之编纂称职与否。其重视目录之学，不翅一学术史矣。清章实斋备论文史，旁及校讎；远承向歆之绪，近绍渔仲之旨。所著之“校讎通义”中，更鬯言此旨。^①如曰：“古之箸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更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世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以求书、因书究学。”又曰：“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理考镜源流，非精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语于此。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能阐明大义，条别异同，使人由委以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实斋所论，较之渔仲，益为明快。彼郑章二氏大声疾呼，以辨别学术源流，认为目录之本旨者。盖以目录之学，虽为纲纪群籍，实则明道之要，学术之宗，专乃与史相纬，其体最尊，其任至重，世人但以目录为部次甲乙者，盖浅之乎视目录矣。

主目录家之目录者曰：郑章所言，乃编述学术史所有事

^①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时以文史之学，为天下倡。谓“六经”皆史，以重其说。实则窃取刘班之绪余也。其文曼衍，其学课虚而不责实，颇为时辈所崇。实斋喜诋休宁戴氏，至与袁简斋并论，尤为舛缪。所著有“文史通义”内外篇，“校仇通义”三卷，旧已板行。近年刘承干重刻其遗书，至十余种之多，名曰“章氏遗书”，虽其中不无可喜之论，然崇信过笃，其流弊正无穷也。

也；而目录之学，固不在此。所贵乎目录之学者，以书为对象，非以学为对象也，以学为对象，而为之条析源流，箸为一书者，可谓之著作史，或谓之学术史。以书为对象，而为之部次类居，检考便利者，乃得谓之目录。而其所以商榷其部次，改进其便利者，乃得谓之目录之学。故目录者，为簿录书籍而设，非为辨章学术而设也。郑章之所抗议，乃以书目中所表现之学术思想为对象，而忘目录为记载书籍之簿录，宜其不合也。夫目录之名，见于“班书”，高密郑氏苦“三礼”之节目纷繁，乃为之提要而辨其次第，亦以目录名篇，所论亦仅及礼经之本篇而止，不涉其余，其旨固在资学人之资考而已。班氏草创西汉一代之史，乃取向歆父子之书，删要以志“艺文”。其部次类居之法，允为目录之楷模。徒以附史以行，不能不略具流别，具论得失，其体例则为书目，其用意则固一著作史也。后史不能远绍班氏之业，编志一代之艺文，多取秘阁书目，^①填委成篇，与班氏志艺文之旨，固有间矣。彼郑章二氏，深慨刘班之学不传，学术之条贯不辨，独抒说臆，本史家志艺文之旨，衡量后世目录之书；其论诚卓矣！岂知目录之学，固在彼不在此乎？

由前之说，则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书，而非疏通致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宜乎旷百世而一遇也。由后之说，则目录学为簿属甲乙纲纪群籍之事，但能因时损益，俾便鉤稽，即足以尽目录之能事，宜乎尽人所能胜任也。窃以二说皆可并存，且有相资为用之处。夫目录本以记载书籍为目的，所谓以书为对象是也。既以书为对象，则所谓纲纪所谓簿属云者，并非漫不经意掇拾书名，便可称目录之学。

^① “秘阁书目”，即指历代内府所编之书目；如“魏中经”，“晋中经新簿”，“元帝四部书目”，“唐开元四部大目”等皆是也。

是必有类例之商榷焉，流别之剖析焉；使后人即类以求其书，即书以求其学。是目录固未尝以学为对象，但舍学而徒言目录，则如第二说所谓凌乱失纪杂而寡要之弊，要未能尽免也。惟条别学术，本属学术史范围；而书籍为学术所寄托，治目录者，自不能不明其条贯，别其统系，庶几部次类居，隐有依据。使后人之览其目录者，不致淄渑莫辨，且可借此以周知一代之学术概略，与夫一家一书之宗趣，异乎赏鉴家藏书家之目录也。夫学术有古今之不同，家法亦有门户之各异。治目录而必泥于学术，亦多乖隔而难通。史家本属六艺之支流，而后世则以附庸蔚为大国；诗赋在“汉志”为独立之专类，而后世则以别集总集为尾闾。学异世遭，已难尽遵。必欲溯学术之源流，尽返之于刘略班志之旧例；非惟势所不可，抑亦徒事纷更而已。

故言目录学之界义，不明第一说之所主张者，则忘目录为纪载书籍之事，而以编纂学术史之天职，认为编纂目录之天职，而目录之本旨失矣。不明第二说之所主张者，则视目录为尽人所能为，而以纲纪簿录之能事，责之于掌故胥吏之手，而目录学之效用去矣。是必斟酌于二者之间，则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质言之，则以目录家之目录，而兼有史家之目录。本此以言目录之学，则前所言不标举辨章道术之旨，而自能神其絀绎寸心之用者，或庶几矣。其界义奈何？曰：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纂录之规。方足以当之。此目录学之界义也。

目录学之界义，既如上述。则吾人研究目录学之标准，当必博稽其源流，商榷其类例，与夫义例之变迁，分隶之出

入，皆宜详究，语其大则可通古今学术之邮；语其细则可得
箸录之准则。而治学之方法，亦将于此涉径焉。

（原载《目录学研究》1955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15页）

目 录 学

姚 名 达

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其在古代，则与校讎学形成二位一体，名实近似，缭绕不清。盖自刘向校书，始有“别录”，其子歆种别群书，始著“七略”。父、子世业，“录”、“略”并传，牵连而言，辨别非易。其实若以现代分科之眼光论之，则刘向之事近乎校讎学，刘歆之事近乎目录学；纵使歆亦校书，向亦有目，要其精神各有所重，学术断然分途，可无疑也。（然其成书则皆目录之俦。）古代秘阁藏书，自购求至插架，不似现代之便易，必须经过一番整理校讎工夫，使书之体质固定，内容整洁，然后始可分类编目，插架庋藏。此在第一次大校理之向歆时代（其前亦有二次，然史实不甚明显，且其规模不及向歆之大。）实为必不可少之过程；而在后世，宜可稍稍减少繁琐之手续，迺将购求所得之书分类编目；而不幸秘阁藏书仅为皇帝装饰门面，故任何书籍必须改写成形质同样之书本，因此校讎之功又属必需；直至清廷校写“四库全书”，编撰“总目提要”，犹两事同时并举，不可分离焉。此种校书撰录之事既为旷代一逢，故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以是之故，